

# 目 录

第 一 回	危邦行蜀道	乱世坏长城·····	3
第 二 回	恩仇同患难	死生见交情·····	37
第 三 回	经年亲剑铗	长日对楸枰·····	71
第 四 回	矫矫金蛇剑	翩翩美少年 ·····	109
第 五 回	山幽花寂寂	水秀草青青 ·····	141
第 六 回	逾墙搂处子	结阵困郎君 ·····	175
第 七 回	破阵缘秘笈	藏珍有遗图 ·····	209
第 八 回	易寒强敌胆	解难女儿心 ·····	239
第 九 回	双姝拚巨赌	一使解深怨 ·····	283
第 十 回	不传传百变	无敌敌千招 ·····	331
第十一回	慷慨同仇日	间关百战时 ·····	379

# 目 录

第十二回	王母桃中药	头陀席上珍	·····409
第十三回	挥椎师博浪	毁炮挫哥舒	·····443
第十四回	剑光崇政殿	烛影昭阳宫	·····473
第十五回	纤纤出铁手	矫矫舞金蛇	·····501
第十六回	石冈凝冷月	铁手拂晓风	·····533
第十七回	青衿心上意	彩笔画中人	·····565
第十八回	朱颜罹宝剑	黑甲入名都	·····599
第十九回	嗟乎兴圣主	亦复苦生民	·····631
第二十回	空负安邦志	遂吟去国行	·····673
	袁崇焕评传	·····	709







张朝唐与杨鹏举见殿中塑着一座神像，头戴金盔，身穿绯袍，左手捧着一柄宝剑，右手手执令旗。那神像脸容清癯，三络长须，状貌威严，身子微侧，目视远方，眉梢眼角之间，似乎微带忧态。

# 第一回 危邦行蜀道 乱世坏长城

大明成祖皇帝永乐六年八月乙未，西南海外浣泥国国王麻那惹加那乃，率同妃子、弟、妹、世子及陪臣来朝，进贡龙脑、鹤顶、玳瑁、犀角、金银宝器等诸般物事。成祖皇帝大悦，嘉劳良久，赐宴奉天门。

那浣泥国即今婆罗洲北部的婆罗乃，又称文莱（浣泥、婆罗乃、文莱以及英语Brunei均系同一地名之音译），虽和中土相隔海程万里，但向来仰慕中华。宋朝太平兴国二年，其王向打（即苏丹，中国史书上译音为“向打”）曾遣使来朝，进贡龙脑、象牙、檀香等物，其后朝贡不绝。

麻那惹加那乃国王眼见天朝上国民丰物阜，文治教化、衣冠器具，无不令他欢喜赞叹，明帝又相待甚厚，竟然留恋不去。到该年十一月，一来年老，二来水土不服，患病不治。成祖深为悼惜，为之辍朝三日，赐葬南京安德门外（今南京中华门外聚宝山麓，有王墓遗址，俗呼马回回坟），又命世子遐旺袭封浣泥国王，遣使者护送归国，赏赐金银、器皿、锦绮、纱罗等物。

遐旺王奏称：小国后山，颇有神异，乞皇上赐封，表为一国之镇。

成祖便封其山名为“长宁镇国山”，亲制碑文，并题诗一首，诗曰：

“炎海之墟，淳泥所处。煦仁渐义，有顺无违。

悽悽贤王，惟化之慕。

导以象胥，邇来奔赴。同其妇子，兄弟陪臣。

稽颡阙下，有言以陈。

谓君犹天，遣其休乐。一视同仁，匪偏厚薄。

顾兹鲜德，弗种所云。

浪舶风樯，实劳恳勤。稽古远臣，顺来怒越。

以躬或难，矧曰家室？

王心亶诚，金石其坚。西南蕃长，畴与王贤？

巍巍高山，以镇王国。

畿文以石，懋昭王德。王德克昭，王国攸宁。

于斯万年，仰我大明。”

成祖皇帝的御制诗文，便刻在淳泥国长宁镇国山的一块大石碑上。此后洪熙、正德、嘉靖年间，均有朝贡。中国人去到淳泥国的，有些还做了大官，被封为“那督”。

到得万历年间，淳泥国内忽起内乱，《明史·淳泥传》载称：“其王卒，无嗣。族人争立，国中杀戮几尽，乃立其女为王。漳州人张姓者，初为其国那督，华言尊官也，因乱出奔，女王立，迎还之。其女出入王宫，得心疾，妄言父有反谋。女主惧，遣人按其家，那督自杀。国人为讼冤。女主悔，绞杀其女，授其子官。”

这位张那督的女儿为何神经错乱，向女王诬告父亲造反，以致酿成这个悲剧，想必另有曲折内情，史书并未详载，后人不得而知。福建漳州张氏在淳泥国累世受封那督，颇有权势，为国人所敬。

华人在彼邦经商务农，数亦不少，披荆斩棘，甚有功绩，和当地土人相处融洽。费信《星槎胜览》一书中记云：“渤泥国



……其国之民崇佛像，好斋沐。凡见唐人至其国，甚有爱敬。有醉者，则扶归家寝宿，以礼待之若故旧。”有诗为证，诗曰：

“淳泥沧海外，立国自何年？夏冷冬生热，山盘地自偏。  
积修崇佛教，扶醉待宾贤。取信通商舶，遗风事可传。”

淳泥国那督张氏数传后是为张信，膝下惟有一子。张信不忘故国，为儿子取名朝唐。

到张朝唐十二岁那一年，福建有一名士人屡试不第，弃儒经商，随着乡人来到淳泥国。这人不善经营，本钱蚀得干干净净，无颜回乡，就此流落异邦。有人荐他去见张信，想要谋个生计。张信和他一谈之下，心下大喜，便即聘为西宾，教儿子读书。

张朝唐开蒙虽迟，却是天资聪颖，十年之间，四书五经俱已熟习。那老师力劝张信遣子回中土应试，若能考得个秀才、举人，有了中华的功名，回到淳泥来那可是大有光彩。张信也盼儿子回乡去观光上国风物，于是重重酬谢了老师，打点金银行李，再派僮儿张康跟随，命张朝唐随同老师回漳州原籍应试。

其时正是崇祯六年，逆奄魏忠贤虽已伏诛，但在天启朝七年之间祸国殃民，杀害忠良，天下元气大伤，兼之连年水旱成灾，流寇四起。张朝唐等三人从厦门上岸，雇船西上漳州。不料只行出数十里，四乡忽然大乱，一群盗贼涌上船来，不由分说，便将那教书先生杀了。张朝唐主仆幸好识得水性，跳水逃命，才免了一刀之厄。

两人在乡间躲了三日，听得四乡饥民聚众要攻漳州、厦门。这一来，只将张朝唐吓得满腔雄心，登化乌有，眼见危邦不可居，还是急速回家的为是。其时厦门已不能再去，主仆两人一商量，决定从陆路西赴广州，再乘海船出洋。两人买了两匹坐骑，胆战心惊，沿路打听，向广东而去。

幸喜一路无事，经南靖、平和，来到三河坝，已是广东省

境，再过梅县、水口，向西迤迤行来。张朝唐素闻广东是富庶之地，但沿途所见，尽是饥民，心想中华地大物博，百姓人人生死系于一线，浮泥只是海外小邦，男女老幼却是安居乐业，无忧无虑，不由得大是叹息，心想中国山川雄奇，眼见者百未得一，但如此朝不保夕，还是去浮泥椰子树下唱歌睡觉安乐得多了。

这一日行经鸿图嶂，山道崎岖，天色渐晚，他心中焦急起来，催马急奔。一口气奔出十多里地，到了一个小市镇上，主仆两人大喜，想找个客店借宿，哪知道市镇上静悄悄的一个人影也无。张康下马，走到一家挂着“粤东客棧”招牌的客店之外，高声叫道：“喂，店家，店家！”店房靠山，山谷响应，只听见“喂，店家，店家”的回声，店里却毫无动静。正在这时，一阵北风吹来，猎猎作响，两人都感毛骨悚然。

张朝唐拔出佩剑，闯进店去，只见院子内地下倒着两具尸首，流了一大滩黑血，苍蝇绕着尸首乱飞。腐臭扑鼻，看来死者已死去多日。张康一声大叫，转身逃出店去。

张朝唐四下一瞧，到处箱笼散乱，门窗残破，似经盗匪洗劫。张康见主人不出来，一步一顿的又回进店去。张朝唐道：“到别处看看。”哪知又去了三家店铺，家家都是如此。有的女尸身子赤裸，显是曾遭强暴而后被杀。一座市镇之中，到处阴风惨惨，尸臭阵阵。两人再也不敢停留，急忙上马向西。

主仆两人行了几里，天色全黑，又饿又怕，正狼狽间，张康忽道：“公子，你瞧！”张朝唐顺着他手指看去，只见远处有一点火光，喜道：“咱们借宿去。”

两人离开大道，向着火光走去，越走道路越是窄小。张朝唐忽道：“倘若那是贼窟，岂不是自投死路？”张康吓了一跳，道：“那么别去吧。”张朝唐眼见四下乌云欲合，颇有雨意，说

道：“先悄悄过去瞧一瞧。”于是下了马，把马缚在路边树上，蹶足向火光处走去。

行到临近，见是两间茅屋，张朝唐想到窗口往里窥探，忽然一只狗大声吠叫，扑了过来。张朝唐挥动佩剑，那狗才不敢走近，只是乱叫。

柴扉开处，一个老婆婆走了出来，手中举着一盏油灯，颤巍巍的询问是谁。张朝唐道：“我们是过路客人，错过了宿头，想在府上借宿一晚。”老婆婆微一迟疑，道：“请进来吧。”张朝唐走进茅屋，见屋里只有一张土床，桌椅俱无。床上躺着一个老头，不断咳嗽。张朝唐命张康去把马牵来。张康想起刚才见到的死人惨状，畏畏缩缩的不敢出去。那老头儿挨下床来，陪着他去牵了马来。老婆婆拿出几个玉米饼来飧客，烧了一壶热水给他们喝。

张朝唐吃了一个玉米饼，问道：“前面镇上杀了不少人，是甚么匪帮干的？”老头儿叹了口气，道：“甚么匪帮？土匪有这么狠吗？那是官兵干的好事。”张朝唐大吃一惊，道：“官兵？官兵怎么会这样无法无天、奸淫掳掠？他们长官不理吗？”

老头儿冷笑一声，说道：“你这位小相公看来是第一次出门，甚么世情也不懂的了。长官？长官带头干呀，好的东西他先拿，好看的娘们他先要。”张朝唐道：“老百姓怎不向官府去告？”老头儿道：“告有甚么用？你一告，十之八九还陪上了自己性命。”张朝唐道：“那怎样说？”老头儿道：“那还不是官官相护？别说官老爷不会准你状子，还把你一顿板子收了监。你没钱孝敬，就别想出来啦。”

张朝唐不住摇头，又问：“官兵到山里来干么？”老头儿道：“说是来剿匪杀贼，其实山里的盗贼，十个中倒有八个是给官府逼得没生路才干的。官兵下乡来捉不到强盗，掳掠一阵，再

乱杀些老百姓，提了首级上去报功，发了财，还好升官。”那老头儿说得咬牙切齿，又不不住的咳嗽。老婆婆不住向他打手势，叫他别说了，只怕张朝唐识得官家，多言惹祸。

张朝唐听得闷闷不乐，想不到世局败坏如此，心想：“爹爹常说，中华是文物礼义之邦，王道教化，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人讲信修睦，仁义和爱。今日眼见，却是大不尽然，还远不如淳泥国蛮夷之地。”感叹了一会，就倒在床上睡了。

刚蒙眬合眼，忽听见门外犬吠之声大作，跟着有人怒喝叫骂，蓬蓬蓬的猛力打门。老婆婆下床来要去开门，老头儿摇手止住，轻轻对张朝唐道：“相公，你到后面躲一躲。”

张朝唐和张康走到屋后，闻到一阵新鲜的稻草气息，想是堆积柴草的所在，只听见格啦啦一阵响，屋门已被推倒，一人粗声喝道：“干么不开门？”也不等回答，啪的一声，有人给打了记耳光。

老婆婆道：“上差老爷，我……我们老夫妻年老糊涂，耳朵不好，没听见。”哪知又是一记耳光，那人骂道：“没听见就该打。快杀鸡，做四个人的饭。”老头儿道：“我们人都快饿死啦，哪里有甚么鸡？”只听蓬的一声，似乎老头儿被推倒在地，老婆婆哭叫起来。

又听另一个声音道：“老王，算了吧，今日跑了整整一天，只收到三两七钱税银，大家心里不痛快，你拿他出气也没用。”那老王道：“这种人，你不用强还行？这几两银子，不是我打断那乡下佬的狗腿，这些土老儿们肯乖乖拿出来吗？”另一个嘶哑的声音道：“这些乡下佬也真是的，穷的米缸里数来数去也得十几粒米，再逼实在也逼不出甚么来啦，只是大老爷又得骂咱们兄弟没用……”

正说话间，忽然张朝唐的马嘶叫起来。几名公差一惊，出

门查看，见到两匹马，议论起来，说乘马之人定在屋中借宿，看来倒有一笔油水，当即兴兴头头的进屋来寻。

张朝唐大惊，一扯张康的手，轻轻从后门溜了出去。两人一脚高一脚低，在山里乱走，见无人追来，才放了心，幸亏所带的银两张康都背在背上。

两人在树丛中躲了一宵，等天色大亮，才慢慢摸到大道上来。主仆两人行出十多里，商量到前面市镇再买代步脚力。张康不住痛骂公差害人。正骂得痛快，忽然斜刺小路里走来四名公差，手中拿着链条铁尺，后面两人各牵着一匹马，那正是他们的坐骑。

张朝唐和张康面面相觑，这时要避开已经来不及，只得装作若无其事，继续走路。

那四名公差不住向他们打量，一名满脸横肉的公差斜眼问道：“喂，朋友，干甚么的？”

张朝唐一听口音，正是昨晚打人的那个老王。张康走上一道：“那是我们公子爷，要上广州去读书。”

老王一把揪住，挟手夺过他背上包裹，打开一看，见累累尽是黄金白银，不由得惊喜交集，喝道：“甚么公子爷？瞧你两个都不是好东西！这些金银哪里来的？定是偷来骗来的，好，现今拿到贼赃啦，跟我见大老爷去。”他见这两人年幼好欺，想把他们吓跑。

哪知张康道：“我们公子爷是外国大官，知府大人见了他也客客气气。见你们老爷去，那是再好也没有啦！”

一名中年公差听了这话，眉头一皱，心想这事只怕还有后患，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杀了这两个雏儿，发笔横财再说，突然抽出单刀向张康劈去。张康大骇，急忙缩头，一刀从头顶掠过，砍去了他帽子。他挺身挡住公差，叫道：“公子快逃。”张

朝唐转身就奔。

那公差反手又是一刀，这次张康有了防备，侧身闪过，仍是没给砍中。主仆两人没命价奔逃。四名公差手持兵刃，吆喝着追来。

张朝唐平时养尊处优，加上心中一吓，哪里还跑的快，眼见就要给公差追上，忽然迎面一骑马奔驰而来。那中年公差见有人来，高声叫道：“反了，反了，大胆盗贼，竟敢拒捕？”另外几名公差也大叫：“捉强盗，捉强盗。”他们诬陷张朝唐主仆是盗匪，心想杀了人谁敢前来过问？

迎面那乘马越奔越近。马上乘客眼见前面两人奔逃，后面四名公差大呼追逐，只道真是捉拿强人，催马疾驰，奔到张朝唐主仆之前，俯身伸臂，一手一个，拉住两人后领，提了起来。四名公差也已气喘喘的赶到。

马上乘者把张朝唐主仆二人往地上一掷，笑道：“强盗捉住了。”跳下马来。这人身材魁梧，声音洪亮，满脸浓须，约莫四十来岁年纪。

四名公差见他身手矫捷，气力甚大，当下含笑称谢，将张朝唐主仆拉了起来。

那乘马客见张朝唐一身儒服，张康青衣小帽，是个书僮，哪里象是强盗，不禁一怔。张康叫了起来：“英雄救命！他们要谋财害命。”那人喝问：“你们干甚么的？”张康叫道：“这是我家公子，是去广州赶考……”话未说完，已被一名公差按住了嘴。

那中年公差向乘马客道：“老兄，你走你的道吧，莫管我们衙门的公事。”乘马客道：“你放开手，让他说。”张朝唐道：

“在下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岂是强人……”一名公差喝道：“还要多嘴？”反身一记巴掌，向他打去。

乘马客马鞭挥出，鞭上革绳卷住公差手腕，这一掌便未打着。乘马客问道：“到底怎么回事？”张康道：“我家公子要去广州考秀才，遇上这四人。他们见到我们的银子，就想杀人。”说到这里，跪下叫道：“英雄救命！”

乘马客问公差道：“这话可真？”众公差冷笑不答。那老王站在他背后，乘他不觉，突然举刀搂头砍将下来。

乘马客听得脑后风生，更不回头，身子向左微挫，右足“乌龙扫地”，横扫而出，正中老王足胫，将他踢出数步。余下三名公差大叫：“真强盗来啦。”两个举起铁尺，一个挥动铁链，向乘马客围攻过来。

张朝唐见他手无寸铁，不禁暗暗担忧。乘马客却挺然不惧，左躲右闪，三名公差的兵刃始终伤他不着。那老王站起身来，抡刀上前夹攻。乘马客大喝一声，老王吃了一惊，一刀没砍准，乘马客劈面一拳，打得他鼻血直流。老王只顾护痛，双手掩面，当啷一声，手中单刀跌落在地。乘马客抢过单刀，回手挥出，砍中了一名手持铁尺的公差右肩。他兵刃在手，如虎添翼，刀光闪处，手持铁链的公差左腿中刀，跌倒在地。剩下一名公差不敢再战，不顾同伴死活，和老王两人撒腿就逃。乘马客哈哈大笑，将单刀往地下一掷，跃上马背：

张朝唐忙上前道谢，请问姓名。乘马客见两名公差躺在地上的哼哼唧唧的叫痛，向他怒目而视，说道：“这里不是说话之所，咱们上马再谈。”张康拿回包裹，牵过马来，三人并辔而行。

张朝唐说了家世姓名。乘马客道：“原来是张公子。在下姓杨，名鹏举，江湖上人称摩云金翅，是武会镖局的镖头。”张朝唐道：“今日若非阁下相救，小弟主仆两人准是没命的了。”

杨鹏举道：“这一带乱的着实厉害，兵匪难分，公子还是及早回去外国的为是。在下也正要去广州，公子若不嫌弃，咱们

便可结伴而行。”

张朝唐大喜，一再称谢。这几日来他吓得心神不定，现今得和一位镖客同行，适才又见到他武功了得，登时大感心安。

三人行走了二十几里路，寻不到打尖的店家。杨鹏举身上带着干粮，取出来分给两人吃了。张康找到个破瓦罐，捡了些干柴，想烧些水来喝，忽听得身后有人大叫：“强盗在这里了！”张康吓了一跳，手一震，把瓦罐中的水都泼在柴上。

杨鹏举回过头来，只见刚才逃走的公差一马当先，领了十多名军士，骑了马赶来。杨鹏举叫道：“快上马。”三人急忙上马。杨鹏举让二人先走，抽出挂在马鞍旁的单刀，在后掩护。众军士高叫：“捉强盗哪！”纵马急追。

杨鹏举等逃出一程，见追兵越赶越近，军士纷纷放箭。杨鹏举挥刀拨打，忽见前面有条岔路，叫道：“走小路！”张朝唐纵马向小路驰去，张康和杨鹏举跟随在后，追兵毫不放松。那公差大嚷：“追啊，抓到了强盗，大伙儿分他金银。”

杨鹏举见追兵将近，索性勒转马来，大喝一声，挥刀砍去。那公差吓得倒退，其余军士却挺枪攒刺。杨鹏举敌不过人多，混战中腿上中了一枪，伤势虽然不重，却已不敢恋战，双腿一夹，提缰纵马向前急冲，挥刀将一名军士左臂砍断。其余军士吓得纷纷后退，杨鹏举已回马疾驰。众军士见他逃跑，胆气又壮，呐喊追来。

不一刻杨鹏举已追上张氏主仆，这时道路愈来愈窄，众军士畏惧杨鹏举勇猛，不敢十分逼近。

三人纵马奔跑了一阵，山道弯弯曲曲，追兵呐喊之声虽然清晰可闻，人影却已不见。急驰中前面突然出现三条小岔路，杨鹏举低喝：“下马！”三人把马牵到树丛中躲了起来，片刻间追兵也已赶到。那公差略一迟疑，领着军士向一条岔路赶了



去。

杨鹏举道：“他们追了一阵不见，必定回头。咱们快走。”  
撕下衣襟裹好腿伤，三人向另一条岔路急驰而去。

过不多久，后面追兵声又隐隐传来，杨鹏举甚是惶急，见前面有三间瓦屋，屋前有一个农夫正在锄地，便下马走到农夫身前，说道：“大哥，后面有官兵要害我们，请你找个地方给躲一躲。”那农夫只管锄地，便似没听见他说话。张朝唐也下马央告。

那农夫突然抬起头来，向他们从头至足打量。就在这时，前面树丛中传来牛蹄践土之声，一个牧童骑在牛背上转了出来。那牧童约莫十岁上下年纪，头顶用红绳扎了个小辫子，脸色黝黑，一双大眼却是炯炯有神。那农夫对牧童道：“你把马带到山里去放草，天黑了再回来吧。”小牧童望了张朝唐三人一眼，应道：“好！”牵了三匹马就走。

杨鹏举不知那农夫是甚么用意，可是他言语神情之中，似有一股威势，竟然不敢出言阻止牧童牵马。这时追兵声更加近了，张朝唐急的连说：“怎么办，怎么办？”

那农夫道：“跟我来。”带领三人走进屋内。厅堂上木桌板凳，墙上挂着蓑衣犁头，但收拾得甚是洁净，不似寻常农家。那农夫直入后进，三人跟了进去，走过天井，来到一间卧房。那农夫撩起帐子，露出墙来。伸手在墙上一推，一块大石翻了进去，墙上现出一个洞来。那农夫道：“进去吧！”

三人依言入内，原来是个宽敞的山洞。这屋倚山而建，刚造在山洞之前，如不把房屋拆去，谁也猜不到有此藏身之所。

三人躲好，那农夫关上密门，自行出去锄地。不一刻，公差已率领军士追到。那老王向农夫大声吆喝：“喂，有三个人骑